

AGATHA CHRISTIE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全集之

寓所谜案

杨山青 / 译 · 贵州人民出版社



寓 所 谜 案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杨山青 译

贵 州 人 民 出 版 社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9)
第三章	(20)
第四章	(30)
第五章	(40)
第六章	(50)
第七章	(62)
第八章	(67)
第九章	(76)
第十章	(85)
第十一章	(94)
第十二章.....	(104)
第十三章.....	(118)
第十四章.....	(127)
第十五章.....	(135)
第十六章.....	(146)
第十七章.....	(160)
第十八章.....	(169)
第十九章.....	(178)

第二十章·····	(187)
第二十一章·····	(195)
第二十二章·····	(201)
第二十三章·····	(217)
第二十四章·····	(226)
第二十五章·····	(234)
第二十六章·····	(250)
第二十七章·····	(264)
第二十八章·····	(269)
第二十九章·····	(272)
第三十章·····	(279)
第三十一章·····	(289)
第三十二章·····	(292)

第一章

我不知道到底从哪儿开始这个故事，但是我还是选择了某个星期三在牧师寓所的午餐时分开始。席间的交谈大部分与将要叙述的故事无关，但还是包含得有一两件有启发的事件，这些事件会影响到故事的发展。

我刚切完了一些煮熟的牛肉（顺带一句，牛肉非常硬），在回到我的座位上时，我说，任何人如果谋杀了普罗瑟罗上校，将会是对整个世界做了一件大好事。我讲的这番话，倒是与我的这身衣服不太相称。

我年轻的侄儿丹尼斯立即说道：

“如果有一天发现那老家伙躺在血泊中时，那句话会用来指控你。玛丽会提供证据，玛丽，不是吗？她会讲你是怎样在切牛肉的刀上烙上复仇的标记。”

玛丽现在是牧师寓所的女佣，她把这份差事当做谋求

更好职业和更高收入的跳板。她只是一本正经地大声说道：“青菜！”然后将一只只有裂纹的盘子狠狠地抛到我的面前。

我妻子以一种同情的语调说：“上校确实是令人讨厌吗？”

我没有立即回答，因为玛丽将青菜“乒”地一声放到餐桌上后，又将一盘湿漉漉的、令人不快的苹果布丁抛到我的鼻子下。我说：“不要，谢谢。”但她还是猛地一下把盘子放到桌上，离开了房间。

“很抱歉，我是这么一个令人吃惊的主妇，”妻子说道，声音中略带愧疚。

我颇有同感。我妻子名叫格丽泽尔达——对一个牧师的妻子来说，这样一个名字是再合适不过了。但也仅此而已，她绝非一位贤妻良母。

我一向认为，牧师应当终生不娶。我为何在仅仅认识格丽泽尔达二十四小时之后，就向她匆匆求婚，这一点我仍然迷惑不解。我总是认为，婚姻是一桩严肃的事，只有在双方长期的倾心相爱、深思熟虑后才能缔结良缘。首要的是，要情投意合。

格丽泽尔达小我近二十岁。她秀丽迷人，对什么事都不会认真。她在各方面都胜我一筹，与她生活，令我烦恼不已。她把教区当做供她开心取乐的某种大玩笑。我曾努力要改变她的想法，但一无所获。我比以往更为坚信，牧师应当独身。我常常向她暗示这一点，但她只是付之一笑。

“亲爱的，”我说，“只要你稍微尽点心——”

“我有时是尽心的，”格丽泽尔达说，“可是，很多情况

下，我想我是适得其反。我天生就谈不上是一个好主妇，所以我想最好还是让玛丽去操心，我只要准备好不图舒适、牺牲一些口福就行了。”

“那你的丈夫又怎么样，亲爱的？”我以责备的口吻说，一面又像《圣经》中的魔鬼那样，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引经据典，加一句：“她善持家道……”

“想想你没有被狮子撕成碎片，是多么幸运啊，”格丽泽尔达很快打断了我的话，“也没有在火刑架上被烧死。糟糕的食物、四处灰尘和死黄蜂根本值不得大惊小怪。再讲点有关普罗瑟罗上校的事吧。不管怎么说，早期的基督徒不受教会执事的管束，是够幸运的。”

“高傲的倔老头儿！”丹尼斯说，“难怪他的前妻离他而去。”

“我看不出她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妻子说。

“格丽泽尔达，”我厉声说道，“我不允许你那样说。”

“亲爱的，”妻子撒娇似的说，“给我讲讲他的事吧！到底怎么回事？是那位豪伊斯先生的点头哈腰时常惹恼他吗？”

豪伊斯是我们的新牧师，刚到这里三个星期。他持高教会派的观点，在星期五节食。普罗瑟罗上校对任何清规戒律都十分反感。

“这次不是的。他确实碰到过豪伊斯的这番模样。不过，整个麻烦是由于普赖斯·里德利夫人的糟糕的一英镑钞票引起的。”

普赖斯夫人是一名虔诚的教徒。在参加她的儿子忌日的早间仪式时，她将一英镑的钞票投入捐献袋。后来，在公

布捐款的数量时，她痛苦地发现，一张十先令的钞票是所提到的最大的票面额。

她向我抱怨这件事，我非常合情合理地指出，她一定是弄错了。

“我们俩都不像以前那样年轻了，”我试图巧妙地转开话题，“我们得忍受一些年迈带来的麻烦。”

奇怪的是，我的话仿佛使她更为激怒。她说，事情非常奇怪，使她吃惊的是，我并不认为是这样。她气冲冲地走开了，我想，她是向普罗瑟罗上校诉苦去了。普罗瑟罗上校是那种一有机会就小题大作的人。他确实小题大作了一番。遗憾的是，他是星期三无事生非。我正好星期三早上给教堂的日间学校讲课，这件事令我心力交瘁，一整天都不得安宁。

“好了，我想他是得寻点开心，”我妻子带着一种试图武断地总结这次谈话的神气说，“没有人在他的周围惹恼他，叫他亲爱的牧师，或是给他绣难看的拖鞋，也没有人给他圣诞节的暖袜。他妻子和女儿对他腻烦透了。我想，到别处去耍威风会使他感到高兴些的。”

“他用不着为那事而大动肝火，”我略带愠色地说，“我想，他没有完全意识到他说的话的含义。他想要查遍教堂所有的账目——在贪污的情况下——他是那样说的。贪污！难道他怀疑我挪用教堂的钱款吗？”

“没有人会怀疑你什么。亲爱的，”格丽泽尔达说，“你非常清白，不会遭人怀疑，这又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来证明这一点。我倒是宁愿你去挪用福音传播会的钱款。我恨传教士，我一向恨他们。”

我正要责备她的那种情绪，但这时玛丽端着一份半生不熟的大米布丁来了。我略表不快，但格丽泽尔达说，日本人总是吃半生不熟的大米，结果大脑非常发达。

“我敢说，”她说，“如果你每天都吃这样的大米布丁，你星期天的讲道将会非常精彩。”

“天理不容。”我不寒而栗。

“普罗瑟罗明天晚上过来，我们一起查账，”我说，“我必须准备好今天为英国教会男教友会讲道。在查阅参考资料时，卡农·雪莉的《现实》一书令我着迷，所以我的讲道准备得不太好。你今天下午打算做什么，格丽泽尔达？”

“尽我的职责，”格丽泽尔达说，“尽一位牧师太太的职责。喝茶、听听下午茶时分的流言蜚语。”

“谁会来？”

格丽泽尔达脸上露出一副正人君子的神色，晃动着手指数出了一串姓名。

“普赖斯·里德利太太、韦瑟比小姐、哈特内尔小姐，还有那位可怕的马普尔小姐。”

“我有几分喜欢马普尔小姐，”格丽泽尔达说，“她总是了解发生的每一件细枝末节，并且从中作出最坏的推断。”

像我说过的那样，格丽泽尔达比我年轻得多。在我这样的年纪，一个人知道，最坏的往往是真实的。

“啊呀，别等我喝茶了，格丽泽尔达。”丹尼斯说。

“愣小子！”格丽泽尔达骂道。

“随你骂，听着，普罗瑟罗一家人今天确实约我去打网球。”

“愣小子！”格丽泽尔达又骂了一句。

丹尼斯莽撞地跑开了，格丽泽尔达和我一起走进了我的书房。

“不知道我们喝茶时吃什么，”格丽泽尔达说，一下子坐在我的写字台上。“我想，斯通先生和克拉姆小姐会来的，也许莱斯特朗兹太太也要来。喔，我昨天去拜访她，可是她外出了。是的，我想我们应该邀请莱斯特朗兹太太来喝茶。她就这样来到这里，租一间房子住下，几乎从不露面，这太神秘了，不是吗？这令人想起侦探故事。你看到这样的描写——‘这位面容苍白而又美丽的女人是谁？她过去的经历是怎样的？无人知晓。她隐藏杀机。’我相信海多克医生对她略知一二。”

“你读的侦探小说太多了，格丽泽尔达。”我温和地说了一句。

“你又怎样呢？”她反唇相讥，“有一天我到处找《楼梯上的血迹》，当时你在这儿写布道词。后来我进来问你是否看到这本书时，我看到些什么？”

我的脸红了。

“我是无意中拾起这本书的。偶然一句话吸引了我，于是……”

“我清楚那些‘偶然一句话’，”格丽泽尔达津津有味地讲道，“‘然后，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格丽泽尔达站起身来，穿过房间并热吻她的年迈的丈夫。’”她边说边走过来吻了我一下。

“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吗？”我问道。

“当然是的，”格丽泽尔达说，“伦，难道你没有看到，我本可以嫁给一个内阁部长、从男爵、或是一位富裕的公司创办人，三个副官和一个有着迷人风度的浪荡公子，但是我反而选择了你，这难道不使你十分吃惊吗？”

“当时确实如此，”我回答道，“我常常纳闷，你为什么要嫁给我？”

格丽泽尔达哈哈大笑起来。

“这样使我感到我自己魅力无穷，”她喃喃自语地说道，“其他人只是认为我美貌动人，当然，如果他们娶了我也会是美事一桩。然而，我是你最不喜欢、最不赞同的人，但你却无法抵御我的诱惑！我的虚荣心使我无法放弃这样一种位置。当任何人的隐秘的、快乐的罪恶根源，比起只当他们帽子上的一支羽毛来更加妙不可言！我一直使你非常不快、使你丧失理智误入歧途，可是，你却发狂般地爱我。你是发狂般地爱我，不对吗？”

“我自然是非常喜欢你的，我亲爱的。”

“噢，伦，你是爱我。你还记得那天，我呆在镇上，给你挂电话，而女邮政局长的妹妹正在生双胞胎，她忘了接通电话，你老是接不到我的电话，你当时惊恐万分，向苏格兰场报案，引起了一场惊慌。”

有一些事情，人们是不愿去回忆的。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我真是太蠢了。我说：“亲爱的，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得继续准备英国教会男教友会的布道稿。”

格丽泽尔达愤愤地叹了一口气，将我的头发抚弄起来，又抚平，说道：

“你不配我。你确实不配我。我要和那位艺术家来一点风流韵事。我会的，一点不假。然后，你想想教区的流言蜚语吧。”

“已经够多的了。”我温和地说。

格丽泽尔达朗声大笑，轻轻吻我一下，从窗户旁走开了。

第二章

格丽泽尔达是一个十分令人烦恼的女人。刚才离开餐桌时，我还感到心绪颇佳，可以为英国教会男教友会准备一篇精彩有力的讲演稿，而现在我却感到心神不定，烦乱不已。

刚等我静下心来，莱蒂斯·普罗瑟罗飘然而至。

我说“飘然而至”，这种说法是恰当的。我曾读过一些小说，其中将年轻人描写成精力充沛——及时行乐，青春的蓬勃活力……等等，在我看来，我所遇到的所有年轻人仿佛都附得有某种动物的灵魂。

今天下午，莱蒂斯尤其显得如此，她身材修长，面容秀丽，但又显得神情漠然。她穿过法国式窗户进来，心不在焉地取下头上戴着的贝雷帽，用一种大惊小怪的声音含糊不清地说：“喔，是你呀！”

这里有一条小路从“老屋”穿过树林，出口就是我们花园的门，所以大多数从那里来的人都会走进花园的门，再往前经过书房的窗户，而不是绕过一大段路到达前门。莱蒂斯从这儿来，我并不感到吃惊。但是，对她的态度，我确实有一点生气。

如果你来到牧师寓所，就得准备与一位牧师见面。

她走进来，一下瘫坐在我的一只安乐椅上。她随意地抚弄着头发，凝视着天花板。

“丹尼斯在附近什么地方吗？”

“午饭后就没有见到他。我知道他是去你们那儿打网球了。”

“噢，”莱蒂斯说，“我希望他没有去。他到那儿找不到什么人的。”

“他说是你邀请他的。”

“我是邀请过。我约的是星期五，但今天是星期二。”

“是星期三，”我说。

“哦，多糟糕！”莱蒂斯说，“这就是说，我这是第三次忘记与一些人一起吃午饭了。”

好在这并不使她太担心。

“格丽泽尔达在附近什么地方吗？”

“我想你会在花园的画室里见到她的——在坐着让劳伦斯·列丁画画儿呢。”

“有关他的事被传得沸沸扬扬，”莱蒂斯说，“是和爸爸闹别扭。爸爸太倔了。”

“都传说些什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问道。

“是有关他给我画画儿的事。爸爸发觉了这件事。为什么我就不能穿着浴衣让人画呢？如果我能穿着浴衣去海滩，为什么就不能让人画呢？”

莱蒂斯停了一下，又说下去：

“太荒唐了……爸爸不准一个年轻人进屋。当然，劳伦斯和我只是对此大叫一通。我要到你的画室里来画完这张画。”

“不行，亲爱的，我说如果你父亲不准就不行。”

“噢！亲爱的，”莱蒂斯说，叹了一口气。“人人都是这样乏味。我感到没劲儿，一点也没劲儿。如果我有一些钱，我就要出走了，但是我没钱，我不能。如果爸爸有钱又死掉就好了，我就能随心所欲了。”

“你不能那样说，莱蒂斯。”

“哦，如果他不要我希望他死，就不应当这样吝啬钱。难怪妈妈离开了他。好多年来我还以为她死了，你知道吗？她跟一个什么样的年轻人私奔的？他漂亮吗？”

“那是你父亲来这儿之前的事了。”

“我纳闷她后来怎么样了。我想安妮很快也会与什么人闹出点风流韵事的。安妮恨我，她对我很得体，但她恨我。她渐渐老了，她不喜欢这样。你知道，到这样的年纪上，你的脾气会变得古怪。”

我担心，莱蒂斯会在我的书房呆上一下午。

“你没有看到我的唱片，是吗？”她问道。

“没有。”

“太烦人了。我不知道是放在什么地方了。我把狗也弄

丢了。我的手表也不知丢在哪儿了，但这没多大关系，反正手表是不走的。噢！我的天，我太困了。不知为什么，我十一点钟才起床。但是生活太叫人心碎了，你说是吗？哦！我的天，我得走了。我三点钟要去看斯通博士开掘坟墓。”

我瞥了一眼钟，现在是四点差二十五分。

“啊，是吗？太糟了。说不准他们会等我还是撤下我先去了。我想我最好还是赶快去，看能否赶上他们。”

她起身又飘然而去了，扭头说了一句：

“你会告诉丹尼斯的，是吗？”

我随口应了一声“是的”，当我意识到不知道告诉丹尼斯什么时，已经晚了。但我知道，很可能这没有什么关系。斯通博士的事引起了我的沉思。他是一位有名的考古学家，最近呆在“蓝野猪”旅馆，监督开掘一座位于普罗瑟罗上校的土地上的坟墓。他与上校之间已经发生了好几次争执。他约莱蒂斯去看掘墓，这倒是很有趣的。

在我看来，莱蒂斯·普罗瑟罗有点像一位风骚女子。我纳闷，她怎样与考古学家的秘书克拉姆小姐相处。克拉姆小姐是一位二十五岁的健壮的年轻女子，举止大大咧咧，有着成熟的肤色、动物般的活力和一张似乎包不住她的满嘴粗牙的嘴巴。

村里的人们对她褒贬不一，有人认为她不过如此，有人认为她是一位恪守道德的年轻女人，正努力想早日成为斯通太太。她与莱蒂斯迥然不同。

我可以设想得到，“老屋”的情况也许不会太令人愉快。大约五年前，普罗瑟罗上校又结婚了。新夫人相貌异常出

众。我一直猜测，她与继女的关系不会太好。

又有人来打扰了。这次是我的副牧师，豪伊斯。他想知道我与普罗瑟罗谈话的细节。我告诉他，上校为他的“暴躁性格”而懊悔，但是他来访的真正目的完全是关于另外一件事。同时，我直率地提出意见，告诉他必须服从我的裁决。总的看来，他很愉快地接受了我的看法。

他离开时，我对他的恶感并没有减少，我为此颇为后悔。我确信，一个人对他人的非理性的好恶，与基督精神非常不符。

我叹了一口气，意识到写字台上的闹钟的指针已经指到五点差一刻，这表明早已过下午茶的时间了，于是我向客厅走去。

四位教区居民已经端着茶杯聚集在客厅里。格丽泽尔达坐在茶桌旁，极力作出一种随便自然的样子，但却比平时更要显得与众不同。

我与每人都握了一遍手，然后在马普尔小姐和韦瑟比小姐之间坐下。

马普尔小姐是一位银发老太太，举止温和迷人，而韦瑟比小姐却尖酸刻薄、激情迸发。这两人中，马普尔小姐要难对付得多。

“我们正在谈论有关斯通先生和克拉姆小姐的事。”格丽泽尔达用一种甜蜜温柔的声调说。

我的脑海中突然冒出一句丹尼斯编造的下流的韵句。

我突然有一种冲动，想大声说出这句韵句，看看在场的人会有什么反应，但好在我还是克制住了。韦瑟比小姐冷冷